



永远的祈祷

〔日〕北冈信夫 著

包容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永远的祈祷

——两个从死亡边缘上生还的日军老兵的真诚告白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北冈信夫 著
包容 译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1-2803 号

TOWA NI TSUZUKU INORI

Copyright © 2000 by KITAOKA SHINOBU

Original Publisher: 株式会社文艺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祈祷:两个从死亡边缘上生还的日军老兵的真
诚告白/(日)北冈信夫著;包容译.-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2001.10

ISBN 7-02-003546-9

I. 永… II. ①北…②包… III. 回忆录-日本-
现代 IV. I31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3783 号

责任编辑:陈 旻 责任校对:刘光然
装帧设计:翁 涌 责任印制:王景林

永远的祈祷

Yongyuan De Qidao

(日)北冈信夫 著

包 容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02-003546-9/I·2699

定价 13.80 元

日军暴行 老兵作证

(代序)

像往年一样,每到八九月这个时节,就常有大批从日本来的老年游客,他们先到北京,然后或去上海、南京,或去辽宁、山东……这些年逾花甲的老人不是普通的观光者,在他们要去的地方,都留着他们一段噩梦般的过去,埋着他们一生一世的记忆。几十年来,这记忆在折磨着他们的心灵。尤其是每到一年中的那几个特殊的日子,这记忆就使他们每每不得安宁。

二〇〇〇年九月十六日,就又有这样一个由前侵华日军老兵一百多人组成的旅游团,赶在“九·一八”这个日子之前,去那个五十年前使他们良知回归的地方——“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举行集体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活动。这次的老兵旅游团带来了日本文艺社刚刚出版的一本反映前侵华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在我山东地区推行“三光”政策罪行的纪实小说《永远的忏悔》。作者北冈信夫当晚在他下榻的宾馆约见了我们,将这本不平凡的新作签赠给我,让我代书中的陈述人向山东人民转达他们“永远的忏悔”之情。

北冈信夫是知名日中友好人士。他(一九三七年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后曾在中学执教,一九九九年退休。早在大学期间就因积极开展谴责日本侵华战争、争取和平和促进日中友好运动而屡次受到社会右翼势力的排挤、恐吓并受到过学校当局的处分,险些中断了大学学业。但他一直坚持斗争

不懈,后在促进日中关系正常化、恢复日中邦交等各历史进程中,他都是积极的活动家。他在中学任教期间,勇于向学生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甚至直言批评日本政府当局站在社会右翼势力一边,讳言日军侵华历史和诸如南京大屠杀等众所周知的暴行。因而继续受到社会右翼势力的仇视。

一九九九年,也是这个时候,经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研究员俞虹等几位老先生的介绍,我接受过北冈先生的采访。当时,他就是受两位已故前日军老兵的生前嘱托,为完成这本书的写作,第二次来华访问的。两年前,他曾来过一次,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所以,他们对那次的中国之行抱有很高的期望。

这两位前侵华日军的老兵,一位名叫紫竹坚一郎(化名),另一位叫大友光司(化名)。日军侵华期间,他们都是日军盘踞在我山东地区的第五十九师团独立步兵一一一大队和四十五大队的曹长级下士官,主要活动在鲁中的从章邱到淄博、青州、临朐、蒙阴、莱芜一带,是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间,日军在“治安强化运动”口号下,对这一地区连续发动烧光、杀光、抢光的大扫荡军事暴行的目击者和参加者。他们参与过无数烧杀掳掠的暴行,亲手屠杀过我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许多诸如用机枪扫射,拿屠杀妇女、儿童取乐,把无数村庄一把火化为灰烬的情景,以及连普通的农民群众都面对他们的枪口和军刀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不会饶过你们!”口号的场面,给他们留下了终生抹不掉的记忆。日本战败投降后,他们被押解到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经过多年的教育改造,在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之后,他们沉痛地表示认罪,并不止一次地通过有线广播公开交代自己所犯罪行,并大胆揭露他们亲眼目睹的日军在山东的种种暴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提前释放的一批日本战犯中,他们是其中认罪态度最好的一部分人。回

NAC11/02

国后,他们在与他们同时被释放的两位上司——藤田茂和远野力将军的影响下,为促进日中友好积极参加和平宣传运动,登过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和向中国人民认罪的讲坛。为此,从五六十年代起,也受到日本政府当局和国内极右势力的排挤和恐吓。

战后五十多年来,面对中国对日本表现出的宽容大度和日本一些人对侵华历史死不认账的一贯行径,他们越发对过去所犯的罪行悔愧万分。过去那许多惨不忍睹的场景仍常常把他们从梦中惊醒,他们觉得,身为这场罪恶战争的亲身参加者,有责任把这段历史的真相如实地告诉后人,以求自己的子孙不再重犯历史错误。为此,在日中建交后,他们曾以旅游者的身份来山东,凭吊他们推行过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的地方,悼念死在他们手下的那些无辜亡灵。

这二人已于一九九六和一九九八年先后去世。生前,他们把自己在侵华战争期间的亲眼所见和亲身所为的事例都口述录音,把它亲手交给了当时还在高中执教的、深受他们信赖和尊敬的北冈信夫先生,恳求他不仅把这些事实告诉学生,而且要把它写成书,以此谢罪于中国人民,也垂诫日本的后世子孙。

北冈信夫先生十分重视这两位良知不泯但已抱憾死去的同胞的重托,决心及早完成他们的嘱托,以告慰这两位受了大半生良心折磨的逝者。为此,退休后,他曾专程来华,根据死者留给他的手稿和音像资料,到我鲁中有关地区进行过按图索骥的查访。时过不到一年,这本和着陈述人血和泪的书终于问世了。它以包括“序章”、“终章”和“笔者后记”在内共五章三十三节,对陈述者其人和他们所留的全部资料,分别如实地作了叙述。

《永远的忏悔》也将帮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记住我们这段历史的创痛。这本书不仅重现了前侵华日军对我山东人民所犯的触目惊心的累累罪行,而且通过老兵的陈述,我们还可了解到

许多重大惨案的策划背景,窥见日本军国主义所培养出的一代侵略狂和“东方法西斯”的特征。他们有时肆无忌惮地屠杀无辜,有时是以此为战绩,谋求自己一级军阶的晋升;他们动辄焚烧大片的村庄,以手无寸铁的百姓作活靶,练刺杀,驯军犬,或用刺刀挑起一个婴儿,当众污辱一名妇女,甚至品尝中国人肉,仅仅是为了寻求一种以强凌弱的快意。当然,我们也还可以看到我们无数的抗日英烈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刽子手们的心理上会产生怎样的惊人反应。

北冈先生在送我这本书的同时还给了我一叠剪报——书出版刚刚一月,在日本国内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社会进步舆论盛赞作者为日中友好事业做出的一大贡献。北冈先生说,他总算完成了两位逝者的嘱托,实现了他们的夙愿。“是他们的良知鼓舞了我,更进一步激发了我的爱国心和历史责任感,我必须把他们亲身经历过的历史证言留给后世,让我们的青年一代知道以前的历史教训。否则,日本如果再重犯类似历史错误,将毁灭的不是别人而是日本自己。”

(程 文)



作者简介

北冈信夫

1937年出生于日本北海道小樽市，
小樽潮陵公立高中毕业后，1957年进入
早稻田大学第一政治经济系学习。1961
年大学毕业。同年开始从事贸易工作。
1972年进入东京某私立高中执掌教鞭。
1999年3月退休至今。
(本名：森川忍)

目 次

序章 作者与日本老兵邂逅	1
第一节 老兵的战争经历	1
第二节 邂逅老兵	3
第三节 猝别	10
第四节 穿越时空	25
第一章 原第五十九师团独立步兵第一——一大队 紫竹坚一郎的自白式回忆	
第一节 陆军上等兵时期	29
第二节 挖掘战	35
第三节 强暴哺乳的农妇	40
第四节 陆军兵长时期	43
第五节 对晋升下士官梦寐以求	50
第六节 军犬训练	57
第七节 一九四四年春 与抗日游击队对峙	71
第八节 晋升陆军军曹	82
第九节 女地下工作者	93
第十节 送别战友高唱挽歌	108
第十一节 疯狂的食人肉事件	118
第十二节 最后的战斗和日本战败	124
第二章 原第五十九师团独立步兵第四十五大队 大友光司的自白式回忆	

第一节	被抛到山东战场的一等兵	132
第二节	第一个秋天和严冬	146
第三节	拂晓之战	154
第四节	二月里对章邱的攻击和第三次使用阿弹	157
第五节	凌辱妇女和同乡之死	167
第六节	抗日农民的钢铁意志	175
第七节	砍农民的头——“尸体还在动？”	189
第八节	拷打以后,把农民投入深井	202
第九节	第四次阿弹攻击	206
第十节	散布霍乱菌和决堤战斗	224
第十一节	晋升下士官	228
第十二节	“山畑三郎”在暗夜里播音	233
第十三节	晋升陆军军曹,“二〇年春山东战役”	237
第十四节	“秀岭一号、二号战役”和战败	240
第三章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子里		
第一节	从西伯利亚到抚顺	247
第二节	“从鬼变成人”——解脱灵魂之路	253
尾声		262
笔者后记		270

序 章 作者与日本老兵邂逅

第一节 老兵的战争经历

这本书是我根据两个年纪轻轻就被送到中国前线的日军老兵所做的从一九四一年到战争结束^①的回忆和自述写成的。

虽然在社会上这类回忆和自述俯拾皆是,但是,能把当兵时的行为如此细致入微全面系统地回忆起来,并且翔实地整理记录下来的,我还没见过。

这回忆是漫长的,从开始到结束,历经十年。

从不同观点来看回忆的内容,有些地方对社会也许是不能无所顾忌的。

在我了解了回忆的全豹之后,始终使我困惑的是两个老兵过去的经历太暴虐,太残酷,所以我担心一旦公布出去,他们能否经受得住,而有一些犹豫了。

在战争当中,在那战斗的日日夜夜当中,人已被置于绝对极限的状态之下了。如果站在人的生存的基点上来严诘他们,在那种状态之下是否还有灵魂,恐怕现实与理想的反差就太大了。

人们常说,周围的环境和条件使人变化。

然而,并不是说,无论怎样都一定会变化。

^① 日本于一九四五年战败后,不用“战败”而以“终战”来模糊概念。

有时,遭遇不幸的人,身处逆境之中,经过挣扎奋斗,也能活下去。不过,要问在战场上怎样才能善于生存,可就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了。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只要战争一打起来,人就疯狂到难以想像的地步,这样的例证太多、太多了。

但是,就在我聆听那两位老兵讲述他们的经历而屡屡为之震惊的同时,我也屡屡自问:如果我也在战场上身临其境,又会怎样呢?

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和那两位老兵一样,干同样的事!

因此,我主张不要回避历史,要勇于面对,要真诚无私地把历史融入自己的内心,让它化为自己的血肉,即使自己错了,也不能歪曲或者篡改历史的真实。

虽然,出现在回忆当中的晦涩的战争和军事术语令我烦恼,但是,那不断进行的战争场面,深深地吸引着我,促使我必须把它写完。

在回忆当中,他俩对我说过意味深长的话,至今沉重地响在我的耳边。

“人生在世,虽然有很多可以忘记的事,但是,也有些是你绝不应该忘记的……”

这句话的内涵和他俩从一九五六年回归故国之后从未动摇、从未间断地为战场上的死者祈祷和谢罪的心情,使他们的两颗心一脉相通,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迫使两位老兵如斯祈祷的是战场上的情景,那些情景像不断冲击岸边的海浪在他俩的头脑里激荡,那情景超越了时空,永远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他们的前面。

大概在上帝召唤他俩前往黄泉之前,那些战场上的景象就一直和他们相伴吧。

“我们早就不是世上的人了……”

在他俩生前的这句话里，也暗含着“祈祷”的含义啊。

最终使我下决心把他俩的回忆写成书的原因之一，是他俩说过的那句人生当中决不能忘的话；另一个原因则是面临二十一世纪，如果把两位老兵的回忆拖宕下去、隐瞒下去，那就是对两个灵魂的亵渎。我要秉承他俩的遗愿，一定要把发生在本世纪的事，在本世纪里讲清楚，这就是我的信念！

我毫无哗众取宠之意，只想忠实于他俩的遗言，在这个世纪终结之前，把这段回忆公诸于世。

值此送走旧世纪、迎来新世纪之际，对我们司空见惯了的不消灭对方就被对方所消灭的处于极限之中的反常的战争，应该毅然诀别了。这并不是为了短暂的和平，而是为了向构筑人类灵魂能永享安宁的时代迈出坚实的一步。我所渴望的，仅仅是在封闭的时代里，打开一个透气孔。

第二节 邂逅老兵

在人生的过程当中，谁也有过不期而遇的邂逅，让我来讲讲我和两位旧日军老兵的邂逅的经过吧。

一九八五年八月初，我投宿到家住长崎阔别七年的大学同学家里，重温旧情。在那里听说当地的基督教会于八月九日有个集会，纪念遭受原子弹轰炸四十周年。

会场设在离大浦天主堂不远的教堂里，我和那位同学一同前往。我记得那天，长崎从早晨就出现了创纪录的炎热，到了晌午，水银柱升到三十九摄氏度。

集会于下午一点准时开始。主持人宣布，为悼念原子弹受害者，默哀一分钟。前田正信牧师代表主办单位做了一个来钟

头的纪念讲话。

原子弹是在四十年前的八月九日中午十一时零二分投下来的，牧师那年十四岁，他回顾了当时市内积尸累累的地狱般的惨状。他是在距离爆炸中心五点八公里的家里经历轰炸的，后来，他父亲拉着他的手，到爆炸中心附近，看到了那里的惨状。

牧师向与会者苦口婆心地说，战争是罪恶的、是愚蠢的，他强调人类生命的尊严与和平的可贵。他说：

“我们要刻骨铭心地记住日本人在战争当中蒙受的空前的灾难，永世不忘。同时，也要刻骨铭心地记住，日本对亚洲和其他国家所进行的前所未闻的侵害，这两者必须结为一体。

“总而言之，人在那场战争中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必须乞求上帝的饶恕，必须永无休止地祈祷。如果不能对所有的战争牺牲者进行持续不断的悼念和追思，牺牲者的灵魂就得不到安息，永无归宿。”

礼拜堂里鸦雀无声，坐满会场的人群洗耳恭听。

我除了在教堂听牧师为婚礼祝福之外，还是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讲话，我的心弦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后来，长崎的那位同学通过别的朋友告诉我，前田牧师不但在长崎，而且在全国，也是著名的宗教界领袖之一。

七十年代后期，牧师协助厚生省援护局，在推动滞留中国的战争孤儿的回国寻亲运动中，是一名主力。多年来，牧师还为了向那些由于日本发动战争而身心受到伤害的人给予国家赔偿，与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韩国等国的宗教界进行交流，促进问题的解决。他还参加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的援助活动，为促进原子弹受害者援护法的实现，做出过卓越贡献。

直到几年之后，我才真正地体会到这位牧师在纪念会上凭着他多年服务社会的感受所做的发言的分量。

我听到了与会的原子弹受害者代表的沉痛控诉：“鉴于至今每年仍有数千原子弹受害者死于原子病，我们要求对长崎的二十多万原子弹受害者加强援助！”

“全世界消除核武器！”

与会者的掌声响遍会场。

大会散会时，已经过了两点半。我和同学离开会场，向大浦天主堂走去。我这是第几次来呀？……

每当我走进礼拜堂的瞬间，总要被那殿堂里的耀眼的辉煌所倾倒。那宽阔的能包容万众之心的高高的穹顶，灿烂多姿的彩色玻璃……。我每次来到这里，礼拜堂的静谧都使我感到不可思议，而且，那里好像若隐若现地飘荡着某种旋律，静静地渗进我的心房。

那旋律仿佛能使时间停顿，不再有过去、现在、未来的界限，而能直线般地、无休止地延续下去，令人梦想时间的永恒。而且，我认为那并不是单纯的假想。当我稍微闭一下眼睛，重又睁开时，就看见悬挂在正面祭坛上的金碧辉煌的物体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它在轻轻晃动。我觉得那就是至今仍在到处彷徨、寻求安息之地的无数的战争牺牲者的魂灵。

我是有这样经验的。

在我心目中，我的大哥敏正，是印在照片上的那张笑脸。一九四四年六月，他所在的新几内亚瓦依格奥岛，遭到美军的猛烈攻击，二十三岁就战死了。他的夭折，太令人悲伤了。那张照片是他被派到新几内亚的前一年、征兵后的几个月，在中国东北吉林省东安县当一名陆军一等兵^①时的最后的留影，是他在寄给

^① 日军的军阶自下而上为：二等兵、一等兵、上等兵、兵长；伍长、军曹、曹长；准尉、少尉、中尉、大尉；少佐、中佐、大佐；少将、中将、大将。

亡母的最后一封军邮中带来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最爱的母亲、我惟一的母亲：

令我痛苦的痔疮手术，已经顺利做完，我已康复，正在努力工作。请您释念。

身高一百八十公分、宽肩膀、双手自然地叉在腰上，军帽下依旧是那张胖胖的、沉稳的、明朗的笑脸。背后是阔叶的树阴，好像是春夏之交，脱了军服上衣，只穿衬衣，大概是战友给他拍的纪念照吧。

直到如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母亲在二十五年前去世之前，一直珍惜地把它带在身边。

我确信，在我刚才看到的无数的魂灵之中，就有我的大哥……

当我清醒过来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刚才前田牧师的那句话：

“如果不能对所有的战争牺牲者持续不断地悼念和追思，牺牲者的灵魂就得不到安息，永无归宿。”

过了一个来小时，我和同学离开了礼拜堂。

虽然盛夏强烈的日照有所减弱，但是，它的余威依然咄咄逼人。不知从哪里传来赞颂圣母玛丽亚的钟声，那饱含慈爱的、动人的、优美的声音，温柔地飘荡……

我们好像受到那钟声的指引，来到了格拉巴园^①。我们在格拉巴园前尽情地眺望。望见那遍布市区的家屋，望见那长崎港。大海那么平静，驳船好像在拖运着慵懒和忧愁，鸣着汽笛，在海面上转来转去，翻起一朵朵白色的浪花。

^① 格拉巴园从前是长崎一个荷兰人的宅邸，因建筑和庭院的特色而驰名。

与汹涌的白云为伴、仿佛在得意地仰天长啸的苍穹,和那一望无边的清澈的大海,一个淡青,一个湛蓝,浑然一体,妙不可言。两者如此纯洁,确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不愧为被人憧憬的对象。

我们眺望景观之后,来到庭院散步。当我们走到半路时,看见有一群人围观。一位七十来岁的老绅士倒在那里。

我们拨开人群对那老绅士说:“你怎么啦,不要紧么?”

他无力地眨眨眼,小声说:“贫血,头晕……”

他身旁有一位像是同伴的人,把躺在地上的老人的头部抱在自己的腿上。他说:

“他有头晕的老毛病,常常这样晕倒……”

我和同学把那老人轻轻地抬上长椅,让他躺下,用我的背包给他当枕头。我拿扇子慢慢地往他脸上扇风。

他不再眨眼了,闭住双目,安心地躺着。

过了半个来钟头,他睁开眼睛,脸上有了血色,恢复了精神。这位名叫大友光司的老绅士用关西话^①说:“多谢您帮忙啦……”不停地向我俩低头致谢。我和同学一边一个,搀着他缓缓地走出格拉巴园。

八年以后,到了一九九三年,我才知道当时这位老绅士是黑素瘤病发作。这种病在视网膜上出现彩虹,是一种恶性肿瘤引起的不治之症。他那天由于贫血和头昏倒在格拉巴园,谁也不曾想他患上如此重病啊。而且,后来又由于多发性硬化症而引起脑血栓,以致左偏瘫和语言障碍并发,这是除了上帝谁能预料得到的事啊!

在那太阳迟迟不落的街市上,行人熙熙攘攘,我们在唐人街

^① 关西指京都、大阪等地。